

敦煌 P2762 等卷诗集试探

邵文实

据滕枝晃先生拼合，敦煌 S6161、S3329V、S6973、P2762 诸残卷实为《张氏修功德记》之残篇，而这个残篇的背后，又抄有十数首七言诗及两首五言诗。由于 S6973 背面内容不见于敦煌遗书胶片，故诗间有断损。从整个内容及风格来看，整个诗集当出自一人之手。郑炳林先生曾有过录^①，并推断是敦煌都僧统悟真作品，此外不见于他人研究。这卷诗集是敦煌边塞文学中难得的 personal 集作，郑先生录文多有错讹，故在此重新校录如下：

P2762V：

夫字为首尾

夫婿一去远征徂〔原书为：“徂”，今从郑校〕，贱妾〔原书为“接”，今从郑校〕思君情转孤。凤楼惆怅多□忆，雁信传书到豆庐。遥想扬〔□〕空寂寞，那堪独守泪呜〔郑校为“鸣”，误〕呜。当今圣主回銮驾，逆贼黄巢已就诛。恩光料合师莫欢，君〔□〕幸勿恋穹庐。战袍著尽谁将去，万里迢迢磧路纡〔原为“纡”〕。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墟。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碧朱〔郑校为“珠”，误〕。宴向江楼长掩泪，采莲无复奏笙竽〔郑抄为“字”，误〕。闺中面想肖场〔郑校为“肠”。此处“肖场”当为战场或沙场，故不必改〕苦，却羡西江〔郑校为

“北”，误〕比目鱼。红颜憔悴付脂粉，寂〔郑抄为“寇”，误〕寞杨台〔郑抄为“扬召”，误〕满隄芜〔原为“无”，从郑校〕。秋深但见鸿归巢〔原为“隋”，从郑校〕，愿织〔郑校为“识”，实不必改〕回文寄远夫。

咏史赵女娟〔原作“嫕”。〕

襄子临川驻马瞋，冲冠直拟舂〔郑抄为“舂”〕舂人。固〔郑抄为“因”〕乘省女剑容貌，今日如何犯逆鳞。蒙尝本望烟波静，云祀狡〔原为“交”〕龙有所陈。投醪只要风帆便，伤〔郑抄为“杨”〕怪为祭九江神。

赠王中□

世人嫌老惜红颜，争向阳已下此〔□〕。朝来览镜看容貌，桃李芳春一半残。美人徒劳摘日月，〔□□〕相摧转更难。从此任他成若首，几人曾免鬓毛斑〔原作“骖”，郑校为“班”，今校为“斑”〕。

赠独孤巡官

古城〔原作“成”，从郑校〕东北鲍家村，山□周遭果〔原为“菓”〕木新。冬避寇戎人户散，独余恹隐掩柴门。

又〔赠〕巡官王中丞

见说连宵动舞尘，玉台倾涸〔郑校为“固”，误〕半酣醺。此中不是捎〔原作“梢”〕云处，早回东洛〔原为“落”〕访陈导〔郑抄为“遵”，实为“遵”字之误〕。

赠阴端公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

阅阅湮沦阴霭〔郑校为“高”，误〕宗，弓装坠地满庭〔原作“池”，旁改“庭”字，当为著者自改〕空。相看只话争南亩，不说东皋旧业同。堂前荆树无因活〔郑抄为“话”〕，阁后寒筠〔郑抄为“蹻”，误〕难更逢。唯有毗睚唇若〔郑校为“苦”，误〕噬，义门从此绝仁风。

鼓夜于灯下感梦

长思赵女娟〔原作“娟”〕，每忆美人舟。何为江南子，因〔郑抄为“囚”〕侨北海头。连天唯白草，雁〔郑校为“鹰”，似误〕过又〔郑抄为“大”〕城秋。喜鼓无恐邑，抛却暮云愁。

赠中丞十五郎〔郑抄为“日”，似误〕加章服

泽漏西天梦紫云，恩光故裔是南薰。谁知笔胜龙倒剑(?), 掷入丹霄感圣君。输苑已留千载迹，霜台乃见绣衣新。朱裳莫玄关中客，麋鹿豸〔郑校为“狡”，误〕貌自有群。

梦回职鸿分青段字咏志

理敕恩波出帝京，青段休〔□〕拜江城。鸿飞万里羽毛迅，抛却沙州闻雁声。

龙纪二年（890）二月十九日心中
（后缺）

S3329V. S6161V

（前缺）

兽珪，称□红绶银章贵，夺日光泽弄马归。从此伙（紫？）应般省闕，失途江客与格携。

贺〔郑抄为“阴”，误〕大夫十五郎加官奉差官

海晏河清好瑞年，八方无事总好天。少言睿明同夏禹，元戎今又耸金蝉。王公捧秩霜台贵，三(?)绶金章映日鲜。惭愧宣毫不越广，□劳一幅小寂情。

□□〔郑校为“通”，似非〕二年廿二日未□□

感怀清宋文(?)□〔郑校夺此二字〕大人到州酬

运偶中兴□□唐，大人□征在敦煌。鹄兔已皈逐祯祥，〔□□□□□□□□〕。

赠同官

此生不俊从君追(?), 任彼(?)人讥议陆沉。雀巢十八

谏府〔原为“符”〕主，万□流(?)年(?)□今□。前车已翻
〔原作“番”，从郑校〕君自见，改辙□□自诚心。迷谬不能通巨
路，寂馆仁□独行吟。〔“改辙”后字句郑校为：“改辙□□□□自，
诚心迷谬不能通，巨路□馆独行吟。”〕

(中间数行漫渌不清)

按此后数首郑校抄为一首，断句多误，故不取其校。

□□□□□□□□入山不来

院中三树桑花发，争向愁多不忍看。古有澠君不到东，
□□□□画墀〔原作“池”，旁改“墀”〕兰。

三十年来带玉□，□回(?)花冷隔河山。十里但闻蜂子
叫，花间□□不辞难。元戎若夜知家苦，解继□□暂展颜。遥
愧敦煌张相国，回轮争噉急台餐。

圣驾〔原作“鸟”〕□甲降此□。□□□□□化年，从□弃
蕃归大□，□□□□献唐天。

继嗣乘缙(?)恋□□，□□□翠泛流泉。□辞别走分□□，
□□天子□□□。

(中隔两行)

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年。携持融入紫，□世(此?)使
丽江。□滔□龙沙，匠陶融□□，□□□□台，笔下起愁烟。

□□□□□，于此自出头(后缺)

起首《夫字为首尾》是一首思妇诗，由诗歌内容来看，显然是作者的借咏之作，中有“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人道墟”及“镜湖莲沼”、“江楼”、“采莲”等词。又《敫夜于灯下感梦》：“何为江南子，因侨北海头。”《梦回职鸿分青段字咏志》：“理敕恩波出帝京，青段休□拜江城。”末五言诗“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年。”都可佐证作者为江南士子，因乱流寓敦煌；又从缺题诗“三十年前带玉□，□时花冷隔河山”句，知作者在敦煌已居住有三十年

之久。他生活的时代也可从诗句中推知。《夫字为首尾》有“当今圣主回銮驾，逆贼黄巢已就诛。恩光料合师莫欢，君□幸勿恋穹庐”句，知作者是在平定黄巢起义时随军至边塞的。黄巢于乾符四年（884）兵败身亡，唐僖宗回驾长安，诗当正作于此时，则此时作者已在敦煌。《梦回职鸿分青段字咏志》末有时间：“龙纪二年二月十九日”，唐无龙纪二年，这个时间当是大顺元年（890），说明敦煌与中原隔绝，改元消息尚未传到敦煌。此时，作者虽思乡心切，但只能梦中还乡。末尾诗中有“遥愧敦煌张相国，回轮争噉息台餐”句。敦煌在张承奉时代曾立金山国，自封白衣天子，以下设官，只在此时才有“相国”的称呼，从此可知该诗写在金山国成立之后、覆灭之前，即910—914年间。从884年到914年，时间恰为三十年，所以作者经历了从归义军张淮深任节度使至张承奉立金山国这样一段时间。

作者的身份也可由诗句推知。在他流寓敦煌的前期，曾有一段隐居生活。《赠独孤巡官》云：“古城东北鲍家村，山□周遭果木新。冬避寇戎人户散，独余恹隐掩柴门。”看得出，他的居住环境十分荒芜，个人生活也非常落寞，说明作者当时正隐居乡间。《赠十五郎加章服》言：“朱裳莫玄关中客，麋鹿狻猊自有群”，表示了作者不屑为官的态度。但在《贺大夫十五郎加官》之前的那首残诗中有“失途江客与格携”句，却流露出希望能得到荐携的意思。从后面《赠同官》的诗题，知作者已是一位身份地位均较高、可以直接“谏府主”的官员了。

即便作者在隐居阶段，他的身份也是很高的，他所交往的人，多为敦煌大族及归义军重要官员。如《赠独孤巡官》、《又〔赠〕巡官王中丞》、《赠阴端公》、《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贺大夫十五郎加官》等等，都是写给当地官员的诗作，则其自身的身份由此知，当非一般闲散士子可比。其后脱离隐居生活任官河西，参与到归义军及金山国的政治、军事等事务中，也不足为怪了。

作者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等，决定了他的诗歌的表现内容。

一、由于作者江南流寓者的经历，使他无法摆脱身在边塞、心在江城的思乡之情。《夫字为首尾》虽说是属于“征妇怨”类作品，但实际反映的却是作者的思乡情感。诗里在“夫婿一去远征徂，贱妾思君情转孤”的叙述及“妾向江楼长淹泪，采莲无复奏笙竽”的倾诉之间，插入了“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墟。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碧朱”的征夫之思，这种突兀之笔，正是作者由写征妇而念及自身，情感无法抑制的结果。《敫夜于灯下感梦》中“何为江南子，因侨北海头”是一种有家不能归的怨艾，而《梦回职鸿分青段字咏志》中“鸿飞万里羽毛迅，抛却沙州闻雁声”则是一种思乡之情的抒放了。至于后面“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十〕年”的叙述，虽不似前面的诗句一样直抒情怀，却是一种更深层的情感表露。这种思乡恋家内容，是敦煌边塞诗乃至整个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而具体到这样一个离家三十年的诗人身上，便更加令人同情。

二、诗歌反映了归义军收复河陇的斗争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赠独孤巡官》中“冬避元戎人户散”的诗句表明，当时“元戎”对河西一带侵害之深：人户逃散，荒村寂寞，景象破败。《贺大夫十五郎加官》诗云：“海晏河清好瑞年，八方无事总好天。少言睿明同夏禹，元戎今又耸金蝉。”当写的是张淮深统治期间与回鹘的斗争。从《张淮深变文》中可知，张淮深接任归义军节度之后，曾与回鹘作战并取得胜利，告捷中原，唐遣使西来，加赐官诰，敦煌一带，显出升平景象。“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庭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皈）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窠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而来，犯我疆场。”张淮深再次举兵，大败回鹘。诗中“元戎今又耸金蝉”，即当指回鹘的第二次进犯沙州，而“大夫十五郎”即当在此次战争中，因勇敢杀敌而获嘉奖，以致“王公捧秩霜台

贵，三绶金章映日鲜”。

张淮深在平定回鹘的同时，还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圣驾□甲降此□，□□□□□化年。从□弃蕃归大□，□□□□献唐天。”诗虽残甚，但从只字片语中却能读出弃蕃归唐的欢欣雀跃之状。“献唐天”，乃是“谨献唐天子”之意，这里的“圣驾”非实指皇帝御驾，而是指唐天子的使者。《张淮深变文》记：张淮深在第一次平定回鹘后，“遂请幕府修笈，述之露布，封函结款，即□□□，不逾旬月之间，使达京华”。皇帝阅后，龙颜大悦，“乃命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品官杨继瑀等，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此上下九使之中，还有一人。即《张淮深墓志铭》中所记“宋光庭”。本诗集中《感怀清宋文(?)□大人到州酬》言：“运偶中兴□□，大人□征在敦煌，鹄鳧已皈逐祯祥”，反映的当是这次九使降临的盛况，诗中的“宋□□大人”，或即为宋光庭。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中原降使的迎迓之盛及中兴归唐的欢愉之情。诗作者的这种情态，是当时河西百姓的普遍心态，所以他在诗中的抒发，带有言大众之声的意味，这也正是敦煌边塞文学特有的一项内容。至于作于金山国时的诗作“元戎若夜知家苦，解继□□暂展颜”，当又反映了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争斗，情绪是低沉的、无奈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张承奉与甘州回鹘的征战，多是以失败告终的。

三、这个个人诗集还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斗争，这是这个诗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在作者前期的诗作中，暗示性地指出自己的隐居生活有避祸之意。诗集第二首诗为《咏史赵女娟》。赵女娟之典出自刘向《列女传》卷六《辨通·赵津女娟》，该故事大概如《列女传》最后之颂：“赵简渡河，津吏醉荒，将欲加诛。女娟恐惶，操楫进说，父得不丧”，娟亦因为简子揖舟并唱《河激之歌》而得到简子的欢悦，最终娶为夫人。《咏史赵女娟》误以简子为襄子，对此故事进行了诗化的演绎，有一种避祸的侥幸。

而《敫于灯下感梦》则以“赵女娟”自况，含有无奈与相思的情感。把两首诗联系起来看，无疑里面隐藏着诗作者本人的故事。《又〔赠〕巡官王中丞》言：“此中不是梢云处，早回东洛访陈导。”这里，梢云、陈导均是唐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李梢云是麟德时人，精于酒令创制，且性格狂诞。《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广异记》言其为陇西人氏，范阳卢若虚之女婿，“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复，尽皆溺死。”而陈导，是与李梢云生活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人物。《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集异记》记：“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另一舟中庞眉男子，便邀同饮。酣饮之际，庞眉男子告之其乃行灾之神，嘱陈导勿往楚地。“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孑遗。”陈导因是避过灾难，但因他后来负约未办所许钱，终招火灾，财物悉尽。诗作者两句诗中用了两个唐代异闻典故，似在告诉王巡官，虽酒酣人倾，但却不可学李梢云之诞肆，要像陈导那样移舟避祸。言辞隐约之中，透露出对当时河西政局不安的恐惧。

《赠阴端公》下小注为：“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此“逆”字，可释为“连逆”、“叛逆”之意。结合其后“唯有毗睚唇若噬，义门从此绝仁风”之句，知此子侄共同的连逆之举是相当严重的，无论是阴端公还是作者本人都怀有绝望之感，一般家庭的纠纷恐不会达到如此程度，唯可信的，是当时归义军政权内部存在着对立的两派斗争，阴端公之子侄显然站到了阴端公的对立面，被认为是叛逆，这才引出了“遂成分别”的悲剧。前面已约略提到，张淮深接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二十余年未受唐政府的正式册封，故他曾前后多次遣使中原求授旌节。而其兄弟张淮鼎，因觊觎其权力，与淮深形成对立一派，后来任金山国大宰相的张文彻，即当属此一派，他在作为使节为张淮深求授旌节时，再三

退阻，并扬言淮深无功可奖，没有资格获取旌节，气焰嚣张，说明两派对立非常明显，以致张文彻对张淮深口出恶言却不避人耳目。其后张淮鼎终于杀死张淮深及其妻、子，自据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这表明淮鼎一派势力的强大。阴端公之子侄也许正是张淮鼎一派，使追随张淮深多年征战的阴端公气结。诗作者显然清楚地知道这种矛盾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一方面隐居荒村以求避祸，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借诗咏志，感慨时局的不稳与人心的迁逆。归义军的这段历史原本始终隐晦不清，各家研究做出的多为推测，现在这一诗集作者，虽然言多隐晦，但也终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史事提供了一点线索。

另外，该诗作者又有《赠同官》诗，内有遭人讥议的怨愤，且言“雀巢十八谏府主，万□流(?)年□今□，前车已翻君自见，改辙□□□自诚心”，反映的又是另一种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斗争，是对“府主”某个举措的反对。这要么是反对索勋在张淮鼎之后秉承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要么是反对张承奉自立金山国、称天子。由于诗歌语言的隐约及卷子本身的漫损，我们已无从辨明真实的情况了，但诗作者作为“府主”某项举措的反对者是不错的，以致要举出“前车已翻”的借鉴。

这个诗集中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有所陈、有所指。诗集的作者代表了当时从政文人的政治状态与生活心态：与归义军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担任过较为重要的官职，了解归义军政权的内外斗争情况，在变乱之时隐居于敦煌乡间；受过良好的教育，擅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绪。所有这些，反映在其作品中，就是作品内容的复杂性：一方面，作者写了为数甚多的谀美之作来称道社稷的安宁、使主的清明，夸耀大唐天子使者的降临，表明自己的忠心；另一方面，又以隐约之笔，提到归义军政权内部的不安定、人心的危恐、百姓对战争的怨愤。明的一面是炫耀、夸饰；暗的一面是恐惧、怨愤，心态极为复杂难摹。而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上，

则一方面多炫丽耀美之连缀，一方面又多旧典故事之隐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方面，都有矛盾之处。这种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作品，又反过来再次证明了当地从政文人的两难境地。

注：

①见《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31—133页。

作者工作单位：东南大学文学院中文。

（上接第233页）

注：

①《敦煌愿文集·前言》第1页。岳麓书社1995年1版。

②季羨林：《〈敦煌愿文集〉序》，《敦煌愿文集》第1页。

③《程史》卷三，第63页，中华书局版。

④《梁书》第232页，中华书局1973年1版。

⑤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版。

⑥周绍良等：《敦煌变文集补编》第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版。

⑦《敦煌愿文集》第698页。

⑧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第152页，中华书局1982年1版。

⑨“切”字的此俗写，又可参见秦公《碑别字新编》第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版。

⑩蒋礼鸿师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第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1版。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